

# 大汉学家

一生三任的天才  
荷兰外交官·作家·学者

# 高罗佩传

「荷兰」C·巴克曼 王德弗里斯 著  
施辉业 译



- ◎ 他用英语创作了风靡全球的《大唐狄公案》
- ◎ 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秘戏图考》是20世纪中叶石破天惊之作
- ◎ 饶宗颐先生是他的琴友知音。抗战时期，他以外交家身份在重庆举办古琴义演，为中国抗日筹款，传为雅谈

海南出版社

大汉学家

高罗佩传

〔荷兰〕C.D. 巴克曼 王德弗里斯 著  
施辉业 译



---

**Een man van drie levens: biografie van diplomaat-schrijver-geleerde Robert van Gulik**

by Carl D. Barkman with Helena de Vries – van der Hoeven

© 1993 C. D. Barkman en H. de Vries – Van der Hoeven en De Boekerij, Amsterdam

© citaten van Robert van Gulik; Erven Van Gulik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0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荷兰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资助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 - 2009 - 1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荷)C. D. 巴克曼,(荷)H. 德弗里斯著; 施辉业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443 - 3508 - 9

I. ①大… II. ①巴…②德…③施… III. ①高罗佩, R. H. V. (1910 - 1967) — 传记  
IV. ①K835.63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541 号

---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

---

作者: [荷兰] C. D. 巴克曼, H. 德弗里斯

译者: 施辉业

责任编辑: 黄宪萍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嵇倩女

责任印制: 杨程

印刷装订: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 - 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5

字数: 238 千

书号: ISBN 978 - 7 - 5443 - 3508 - 9

定价: 36.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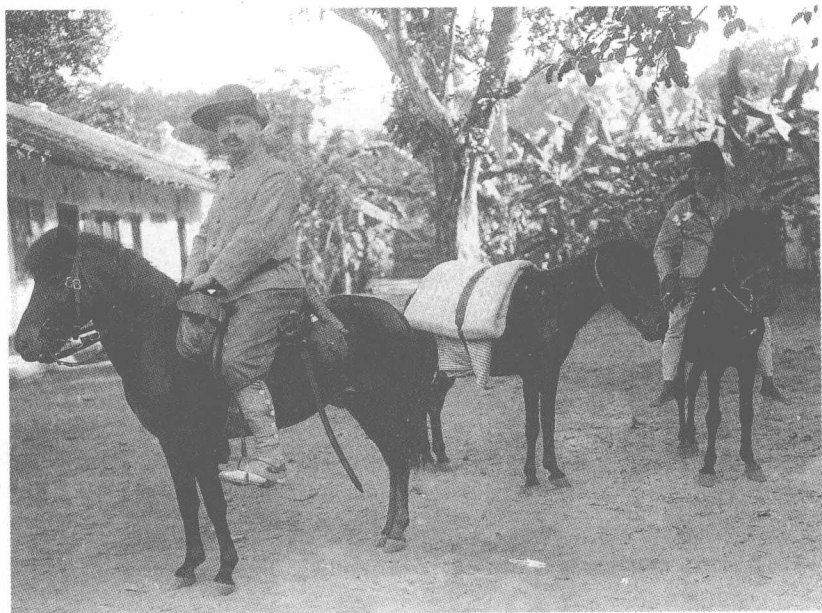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高罗佩的父母、三个哥哥和彼特叔叔坐在马车上合影，荷属东印度巴塔维亚，1900年



外号为“哥萨克人威廉”的高罗佩的父亲，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苏拉威西岛，1904年



少年高罗佩，荷属东印度巴塔维亚，  
1922年



与奈丽·勒姆香合影，1932年



少年时的高罗佩  
表演印尼皮影  
戏，荷兰奈梅  
根，1925年



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乌特勒支一家中餐馆里请客，右侧是高罗佩的父母，坐在右侧第二位的是高罗佩，1935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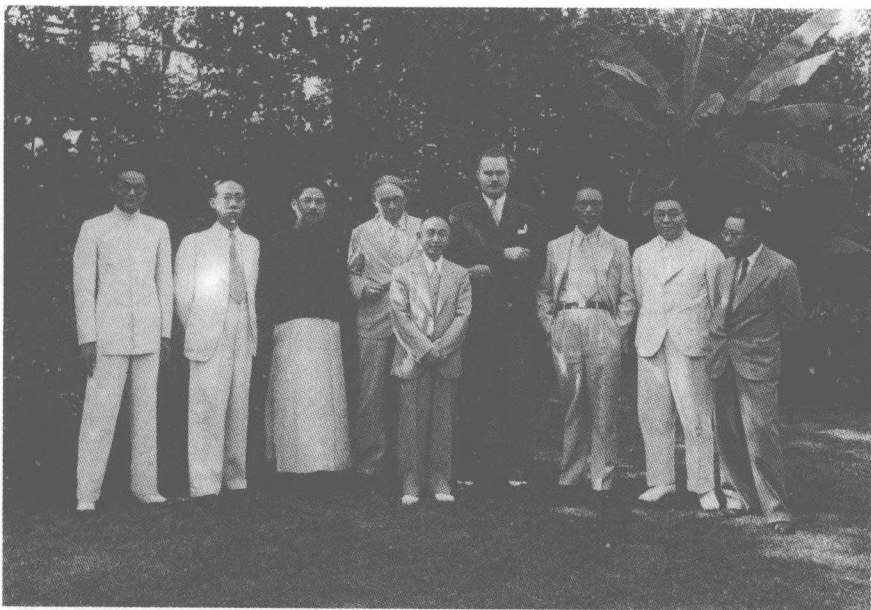




与勝桑在日本的小田原温泉合影，1936年1月



细野燕台和两个穿着中式服装的孙女合影，在日本



高罗佩在中华民国驻东京大使馆与大使许世英和参赞王芃生合影，1936年



高罗佩与霍里在东京银座散步





穿着和服的高罗佩



高罗佩夫人水世芳，中国重庆，194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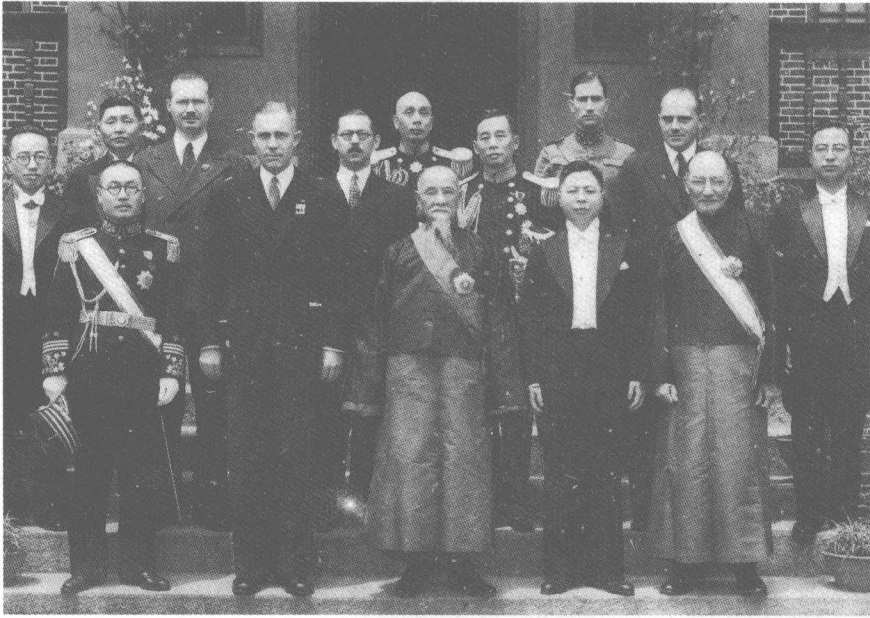
高罗佩与水世芳在重庆的婚礼，1943年12月18日



水世芳的父亲，清朝大臣、民国高官水钧韶



水世芳的母亲



荷兰的娄翁克大使在重庆呈交国书后与中荷双方官员合影，后排左三是高罗佩



向道士学习弹奏古琴，北京，1946年

今年是大汉学家高罗佩百年诞辰之年。值此之际，我们向《大唐狄公案》的忠实读者奉送上此书。

此书是由高罗佩的生前好友外交官 C.D. 巴克曼先生和 H. 德弗里斯女士所著。书中大量引用了高罗佩先生的生前日记、他的自传手稿；同时也记录了水世芳女士生前对自己夫君的珍贵回忆及高罗佩子女对他们父亲的无比眷念和爱戴。

资料弥足珍贵，首次译成中文，译者翻译完全忠实于原书文字。特此说明。

——本书编者



## 荷文版前言

不，一切都不会是永久的。我们的名字也如此，它们将变成空洞的音符，顶多只会使在我们之后来到世界上的人们想起一种个性，但那并不是我们的个性。我们说的话和做的事情也如此，因为话说出来后，事情做出来后，就变得与我们无关、冷冰冰和有距离，它们将走自己的路，并且不会回头看我们一眼。

摘自高罗佩文《小田原的温泉》

天才不能用一个公式概括。他们比别人多一些特征，言行不测，难以捉摸，有别于仅仅有才华的人。外交官、多才多艺的学者、汉学家、书法家和侦探小说作者高罗佩，就是这样一个天才。

因为一直没有人写关于高罗佩的传记，他的朋友和他的长子收集了这位特殊的荷兰人的生活和工作的资料，据此编写成了这部《大汉学家高罗佩传》。诚然，之前也有陈之迈博士用中文写过生平简介式的《荷兰高罗佩》。高罗佩的荷文生平简介也有，篇幅也不大，那就是杨

威廉·范德维特灵写的《高罗佩的一生和工作》，但这些都不能称为真正的传记。与陈博士不同的是，《高罗佩传》的作者并不认识高罗佩本人，尽管如此，他成功地靠所得的稀少资料，就高罗佩和其工作，写出了很有个人特色的简介来。香港学术刊物《方针》1981年11月号全部用于介绍高罗佩。

在外交官中间，作家、诗人或学者并非少见，但高罗佩却是独一无二。他不仅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大使，同时也是通晓中国文化的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的才能或许是最全面的。他善于从东方文化的内部观察和体验中国和日本，在此两种文化中高罗佩如鱼得水。

如果此外还考虑到，他的中文书法、印章篆刻、古琴弹奏和涉及各种课题的学术著作，都博得了中国学术精英的赞赏，我们必然会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造就了这一切呢？如果意识到汉学领域本身极其广阔，但这位“全才”关注的事情并没有仅仅限于汉学，这些问题就更迫切需要答案。

上小学时，他研究爪哇皮影戏，后来学了梵文、藏文、日文、朝鲜语和蒙古语，以后也研究过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语。他掌握的知识极其渊博，令人惊叹。但不同于很多学者，那些知识本身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首先关注的是人，特别是东方人。他想弄懂东方人是如何思维和活动的，希望自己也能那样思维和活动。

高罗佩不仅是语言专家，而且对民族学和美术感兴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把文化活动放在自己的外交官方活动之上。他聚精会神，坚忍不拔，始终走自己的路。战争使他丢失了自己的藏书、文稿和艺术品，但他又从头开始收藏和写作。

尤其是通过写作狄公侦探小说，他名闻天下，读者众多，书的发行量在世界上超过百万册，被译成了多种语言。这些书每一本都引人入胜，综合了高罗佩在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和社会方面的包罗万象的知识。其中的侦探小说之一，即《断指记》，作为1964年荷兰书展周礼物出版。另一本，即《黄金案》，由伯恩哈特亲王殿下译成西班牙语。被浪漫化的人物狄公，是以中国历史上一位同名法官为原型创作的。在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中，他是核心人物，高罗佩在中国文学中为此找到了许多元素。作者亲自制作了中国风格的插图。因为这



些小说独特、正宗，充满着阴谋，作品写作风格清晰，它们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亚洲都深受读者欢迎。

就这样，他既是外交官，又是作家和学者；但是，很熟悉他的人尤其注意到的是，他事实上过着三种人的生活：荷兰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日本人的生活。

高罗佩真是个多面手，他所从事的事业极为广泛，简直让人不可能对其全面认识和描述。有人说，写高罗佩传记，“顶多只能让读者看到一个个性鲜明的高罗佩，而绝不能完全概括高罗佩”。凡是没有被这种念头吓倒，仍然试图写高罗佩传的人，常常会碰到预想不到的、令人惊奇的转折和有时难以回答的问题。

1964年，应狄公故事英国出版商的请求，高罗佩写了一份英文自传稿，其中对一部分问题给予了回答，这其中又多半是谨慎和含糊的。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他仅仅写了自己生活的表面现象，很少谈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他仍然是有点难以捉摸的人物，他始终被神秘的面纱笼罩着。然而，这些笔记和大量的口袋记事本，他的学术成果和他的出版物，加上他的许多同代人介绍的情况，仍然提供着足够多的资料，可以写出一部让读者看到的一种“个性”人物，这确实就是“他的”，即高罗佩的个性。这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的个性，极其吸引人，尽管永远不会被完全认识。

1967年，他57岁时，这位伟大的荷兰人逝世了。在这本传记里，两位对他很熟悉的作者描述了他的一生。

本书倒数第二和第三章为万莲琴女士所写，其他是巴嘉迪先生写作的。除此之外，万莲琴女士还收集了大量资料，她始终是有问必答活的百科全书，是整个工作不可缺少的人。他们所依据的是高罗佩博士遗留下来的自传稿，它几乎被完整地纳入在本书里；此外是他的口袋记事本，在他的整个工作生涯中，高罗佩天天系统地记下了去了什么地方，见到了什么人等等。本书里选用的照片，大部分也是高罗佩自己选择的，即他自传稿的照片。关于第三次在荷兰工作的时期，以及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在日本工作的时期，没有他的自传性资料。不过，高罗佩继续在口袋记事本里记事，他的同代人愿意作出贡献，而万莲

琴女士亲身经历了高罗佩第三次在东京工作的时期。

高罗佩遗孀水世芳女士、他的长子威廉·范古里克教授以及其他子女彼特、宝琳和托马斯，还有许多机构和数十名人士，都对高罗佩传记作出了重大贡献，两位作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当然，对本传记的文字内容，完全由两位作者负责。

H. 德弗里斯



## 中文版前言一

1935年5月，我们全家坐船游览松花江时，我第一次见到高罗佩。当时他25岁，已是知名学者，我才10岁。他乘火车跨越西伯利亚旅行后，在前往其第一个外交岗位东京途中，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星期。我父亲那时任荷兰驻哈尔滨领事，后来任总领事。离开荷兰前不久，高罗佩在德温特尔市向我的小姑姑道别。我的小姑姑当时已经守寡，她的已故丈夫鲁伊特博士是荷兰语言文学专家，当过德温特尔中学校长，高罗佩读大学时，与他来往频繁，高罗佩曾经请他阅评过自己写的文章。我家与高罗佩的友谊，由上一代人建立，现在由他四个子女继承。

从前，我未婚夫维尔·德弗里斯法学硕士，也是高罗佩的朋友。当外交部派往中国工作的两位汉学家巴嘉迪先生和费渊先生，为了参加规定的外交考试，离开中国返回荷兰时，高罗佩拜访了莱顿大学的戴闻达教授，询问他的学生中有没有学中文的律师。就这样，经过必要的外交考试后，戴闻达教授的先生维尔进入了外交部，然后被派往中国。

我的出生地是中国也是我的故乡。我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关注它。当时父亲向来自北京的老师学中文，父亲建议我也这样做。就这样，我快乐地向罗家佩老师补习中文，直到1941年离开哈尔滨为止。后来我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万隆短暂地上学，直至因战争所迫而辍学。